

四

壽

學史卷之十

亥凡三
十章

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魏書陳矯傳

曰格子曰法聞殺人者死未聞殺牛者死抑為其

禱歟則僭之至也曾是為孝乎免死而置之

法可也魏法何如魏之法非先王之法也舍魏而

從先王君子之議固如此

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民唐書武宗本紀

曰格子曰去異端之道韓子所謂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至矣以為除惡務

本而皆殺之者非也

北魏大武紀詔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師巫在

其家者皆遣詣官曹限今年二月二十以為矯枉

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死主人門誅

僧道三年一試八十

過直而姑置之者亦非也金史張暉傳上問暉曰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

雖然金魏君臣固夷狄也無足深論者武宗其庶

幾乎

嘗於鄴宮出入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宣閱

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不為禮乃

駢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曰

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

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士諸侯禮也植乃釋去韓暨傳韓宣渤海人

韓暨傳韓宣渤海人

曰格子曰王人位諸侯上有王命也無王命而遇

諸塗亦必有禮焉况諸侯有王室懿親者乎扇障

住道傍此何為者宣辨不已臨菑置不問勢邪分

邪

君舊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

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

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

資姬人之力

梁書徐君舊傳

日格子曰兵法貴肅故軍中有將婦之戒項籍縱以取敗無足論者陳平有計而出奇孫武無心而示威皆一時之事亦不可以常法律也如以法則李陵之行誅且晚矣而况不舉者乎湘東美辭君舊強辨吾皆無取焉雖然得是說而反覆之則行師之節制益可以無惑矣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秦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禮未

廟見之婦而死歸葬父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盃之後罪非何所加

魏書盧毓傳

日格子曰婦未成者不從夫坐允矣哉論乎出婦如何利焉而與聞其事者固不可免也若先出後犯則義絕矣而復從坐可乎蓋孔光議淳于長小妻廼始等事詳矣雖然士亡而妻棄市非法也何足論哉何足論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學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不相方進大司寇武議以為今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解請論元議夫婦之道有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元議夫婦之道有

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太逆之法而棄去
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
不正不當坐漢書孔
有詔光議是光傳

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季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
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
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婦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
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

定唐書高
力士傳

曰格子曰力士之定儲可謂婉且密矣終唐之世
廢立皆出若人之手豈非迹此而為之乎晉文公
得原守於披君子以為大失廢立之於守原其小

大輕重遠矣不擇賢相謀焉乃惟左右是決其
禍無窮無足恠者吾獨於力士言而重嘆之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
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
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
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
謂名輕而實重者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
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
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
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

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群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

可行魏書陳羣傳

日格子曰肉刑古之法也復之何不可也古之法有大且宜先者而禾之復也乃獨是焉急語曰不教而殺此之謂乎然則笞杖有殺傷人者庸愈於是笞其笞杖其杖為之制焉則何殺傷之有

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衰亂已

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衰敗魏書陳矯傳

日格子曰嗣舅婚於本禮之所禁也二者孰為重

父子之親大矣夫婦之別至矣

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用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漢書光武本紀

日格子曰光武之不喪其兄論者以為能忍以就大業使聖賢而處此則如之何易明夷之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聖賢之所處亦如此雖然視以察安光武之於聖賢遠矣

太醫侯濟張子英治皇孫疾用藥瞑眩皇孫不能任
遂不療罪當死上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在諸叔及
弟兄之子便應准法行之以朕孫故殺人所不忍也
命杖七十除名詮史宣本紀

日格子曰醫誤而獲罪尊且貴者加焉法也以溺
愛而故重不可也避嫌而輕之可乎傳曰親親之
殺禮所生也皇孫之親固非諸從比也而以爲嫌
焉何居藥對病而瞑眩非誤也不當其任而投之
此固所謂誤者

嘗問良弼每曰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日而卡五

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此
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
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金史紀石烈良弼傳

日格子曰日者衆陽之宗也聞大明無私照矣未
聞變焉而慮有偏應者也詩曰維此二國其政弗
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此獲矣而彼乃究度之弗
知禍之至也不亦宜乎論者遂謂方位之符甚矣
其昧於天人之際而啓人君之怠心也

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
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中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

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
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
子三年喪旣葬除服魏亦以旣葬爲節皇太子與國
爲禮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幽衰麻出入殿省
太子遂以卒哭除服

唐書下
延昌傳

日格子曰皇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信乎曰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之文蓋
如此天子有萬幾旣葬而除猶之可也太子不然
何爲不可行哉父之尊母不得並也見則何服喪
無暫釋之禮太子見父於內敢不以禮若外事則

固不敢與也又何見爲

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它將不
敢首鼠卒爲擒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
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
重悟武臣心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

唐書吳
少陽傳

日格子曰碑之斲也史謂帝重悟武臣心故其然
也則前日之決非度孰贊之度之功固非愬敢先
也退之之文未嘗沒愬將相內外之體其立言則
有當然者度之初入蔡也愬執禮甚恭君子謂之

知體文何為獨不然世之論者顧舍此而紛紛於韓段之優劣不亦末乎

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以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元史文宗本紀

日格子曰罪人不孥文王之政也孰謂夷狄而能

行之乎孔子歎諸夏其所感者大矣夫婦人倫之

本雖欲無感吾能已諸

已丑命梅國賓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瀘州嘗叛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珪所殺國賓詣闕訴冤詔以珪畀國賓使復其父讎珪時在京兆聞之自經死國賓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為俘者從之元史世祖本紀

日格子曰父讎必復子道也復必告於君臣道也元史世祖本紀有時與地乎不及告則議法焉今既告矣乃使自行之可乎當是時使珪不自經死國賓如之何請命諸司寇焉可也

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
女為皇后已尚玉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
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
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孛懶唐括
蒲蔡裴蒲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
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
宜者盛於漢唐矣金史世
戚贊

日格子曰古者世國天子之於諸侯甥舅固世有
之後世以郡縣易封建故娶后尚主出於簡拜其
為禍福於國係乎其人不係乎其家苟非其人家
無新故其弊一也呂王武氏之事固不在是論者
偶見夷俗而遂以槩於中國何其昧於時也雖然
由今之道亦必有所以處之者富之厚之寵之榮
之而無過焉斯得之矣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
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
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
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
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金史五
行志
日格子曰河之水水也自崑崙來數千里而後至

於中國源遠而受委多土汨而濁故其色非他水
 比清則得其性焉然希矣故以為瑞聖人生天下
 平乃自古記之楊珪發此論於金衰之時有規戒
 焉蓋得春秋有年大有年之遺意其謂水濁而反
 清為性之失至援天地動靜為比不亦遠乎元史
附錄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
 如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
 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
 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
 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
 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
 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
 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小人可涉朱子楚
 辭九歌註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干七
 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真定人為
 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
 六年幹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
 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
 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
 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
 得言邪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金史褚承亮傳
 日格子曰君有罪臣不敢言禮也父有罪子不敢
 言禮也承亮於此可謂威武不能屈矣彼以富貴
 之圖忍忘故國而輕於事人者獨何心哉

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
二十餘物語妻張氏以死後刳腹出病張如其言自
剖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
禁止時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
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
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
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宜況在妻子
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
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南宋書顧
日格子曰親終有命從治而不從亂禮也賜之命

其妻子治邪亂邪以其時非亂之時也以其言則
亂甚矣彼妻與子曷為從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烏乎入矣世之衰也甚矣

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
卒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
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富相
出為宣撫使懼其復為患謀欲悉誅之會公於內黃
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
殺已降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
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衆差則必生

事是欲除患於未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其至誦
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朱子歐陽

日格子曰富公之不為白起歐陽公一言之力也
是言也於國為忠於卒為仁於寮友為義於職事
為正

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
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
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
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

遇孔明也晉書王猛傳

日格子曰王猛有管仲之才而時地皆異
其德澤非周之東也氏堅且據中原矣如匡合何
然則猛從溫而東與從堅而北孰愈伸中國之義
莫如東救中原之民莫如北東不能奪溫之權北
不能移堅之志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為虜人欲得其文欽宗不得已
為詔從臣孫覲為之陰覲不奉詔得以為解而覲
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為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
如宿成者虜人大喜朱子記孫覲事

日格子曰覲可為此文乎曰身可殺筆不可執也

如恐妨國議者謝安之遲疑李紳之畏懼為之猶
賢乎爾然則詔可不奉乎曰君父之命有治有亂
治可從亂不可從也詔命也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

夷在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
之共大夫從之左傳襄公三年

曰格子曰子囊之謚其君君子謂之忠諸侯謚於
天子禮也苟子囊有蔡季之心必為之請焉不請
而私議何居共則共靈則靈厲則厲公論所在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易也而子囊輒億其意而謂之
命不亦誣乎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
問之公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
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

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萬物人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朱子歐陽公事蹟

曰格子曰歐公之辨妖尼精矣使辨不至此則將信之乎牛能應人言物妖也尼言能使牛應人妖也妖以害正直去之耳辨可也不辨可也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嘗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師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享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子曰是尤不可公與舊帥同寮也失同寮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宋言行錄

曰格子曰程子之告范公是也當是時使舊帥之政令有不便於士卒者則如之何小事漸更大事即革然則何以異於享燕享燕私恩也政令公義

也私恩行則無寮友公義廢則無朝廷

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
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
一日為遣張俊以千人渡江捕它盜者使皆甲而來
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諸
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
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
不知所為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
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狩
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

刃曰諾因悉麾隸它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宋史

傳羽

曰格子曰劉子羽當機定亂於境外人臣之義固
存之獨非矯歟或曰執黃紙而無所書非矯也曰
口既宣矣微紙猶矯而況有所執哉雖然矯之罪
可請也事定而自表為人臣之義斯為安乎

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年六
十七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漢

傳荀淑

曰格子曰表師喪自李膺為荀淑始制舉主服自

荀爽為袁逢始皆厚之道也禮惟其稱隆汚在人
觀過知仁不有君子者乎

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
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私謚其君父
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
有改漢書荀爽傳

日格子曰謚之有分久矣無謚而以為有謚甚矣
夫禮之失也不有君子誰其正之爽制舉主服君
子曰厚矣雖然猶私謚也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
年

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
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
義有厚憲伯夷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
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
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
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
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漢書任延傳

日格子曰進退君子之大節道之所在身以殉之
豈可重於平生而輕於將死乎龍丘其衰矣不然
則感延之勤固將從之也恐死而不自於是乎言

學史卷之十一
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史記

素本紀

日格子曰書載秦誓大繆公之悔過也蓋悔用杞子之言云史稱學著人著人微矣蹇叔邪抑杞子邪由杞子則危由蹇叔則安徒曰著人而不指其人則是非將安執哉雖然老成典刑何國蔑有乃舍焉而著人是學截截諛言其亦有以來之矣史遷之書褒邪貶邪

學史卷之十

學史卷之十一

凡二十九章

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公又請必不得已則上壽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上可公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諸公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公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上嘉納焉朱子撰陳俊卿狀日格子曰郊齋而受壽賀非禮也雖不飲酒可以

為禮乎飲酒矣樂作於使人而止於進御其與幾何雖然壽燕不可移乎君以尊天而移壽燕虜使獨不知天乎飲酒作樂又何議之有

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率王元妃澄訪於普惠普惠曰朝典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不假元字以別名位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

後魏書張普惠傳

曰格子曰無繼室妃不稱元固也其有繼室而稱

元亦叙事之詞然耳若夫碑題則無繼室不稱有繼室亦不稱夫夫婦婦禮也

哀帝即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為皇太妃彪議曰斯則子爵母也雖欲加崇而實卑之無乃不順乎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宜加殊禮事不在已可也又妃后雖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今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帝不從特下詔拜為皇太妃

晉書江彪傳

曰格子曰稱天以誅天子之禮也下此則如之何稱先命以誅庶免於子爵母乎妃夫人之稱當時

則有制矣引古以言何為哉

忽一日宣曹奔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着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之命太祖尤器遇之

宋言行錄曹彬

日格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古人事親也彬留文字而不辯其亦此意也夫重辟則辯重則服服以全察交之情辨以成君臣之義臣豈非辜君殺無罪皆非義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左傳僖公十二年

日格子曰管仲辭上卿之饗禮也然仲非知禮者

挾齊以致王饗而又以禮辭之虛禮安庸哉蓋假
仁者之情如此他日齊侯以天威咫尺下拜受胙
亦仲之教也夫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
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
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
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左

襄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季札當餘祭之喪未踰年而請觀周樂
於魯乃以在殯不樂言孫文子乎札於是考古

之心焉非以為樂也札不義其國託使而亡其祭
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之樂之觀無與責焉可也

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
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
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宋史黃震傳

日格子曰詔之出豈虞其至此哉兩川同鎮而異
使何居經事失宜而使之變必有任其咎者

李繼遷擾西部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
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曰必若此
非謀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

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宜置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

善宋史呂端傳

曰格子曰繼遷之母之獲也何處為善莫善於養莫不善於殺歸之何如此王者事也以疆場之近事議之則與其歸也益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于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叱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

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蜀書

曰格子曰劉琮可取乎曰可表嘗託孤矣何為其可也曰取之琮不可琮降而國歸操取之操非取之琮也取其地而存其宗何為其不可也先主之不忍仁矣曰小不忍非仁也不忍於琮而忍於璋仁者固如是乎

亮上言於後主曰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奄忽升遐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

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蜀書後主紀

曰格子曰人主之不遂服久矣雖孔明之賢不能贊禫以行况下此者乎或謂孔明於是乎媿伊尹矣總已之禮三代之常行也尹無庸力焉孔明身聞自取之屬而能不以總已為嫌哉雖然太甲習不義桐宮之放尹實為之孔明有尹之志雖總已以聽亦無不可

吳昭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

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群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蜀書先主吳皇后傳

曰格子曰匡衡論妃匹謂后夫人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况娶孀婦乎吳后之立當授璽綬孔明與聞焉何為其莫之止也其諸相者大貴之言先入於心孔明雖諫不能回也不然君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事君顧如是哉法孝直晉文

子園之勸固無足論矣

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魏書司馬芝傳

日格子曰先賊後訊何爲而易誣服也有承而無追故也獄之情至此微矣於此而能用其情烏乎不能用其情哉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漢書文帝紀

日格子曰人主臨終而命出宮人盛德事也然夫人以下皆貴妾有名號者方之古昔宜在九女之列而俾與宮人同出將孰歸哉敦天下之女教固不如是雖然此漢文短喪之詔之末詞也吾於是無庸議焉爾矣

江陵既平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

所以益明之耳後周書
唐瑾傳

日格子曰唐瑾之墳籍猶伏波之薏苡也光武蓄疑致援譽不終周文之檢閱豈不朗豁哉雖然人君所以待將相大臣之體於是為衰矣

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公羊傳成公十六年

日格子曰諸侯之執於伯主有罪禮也無罪勢也非禮也為臣道者有罪代無罪亦代主辱臣死死且甘之而況於執乎此季孫行父之所能為者也不然有罪歸執於天王無罪距不受執此夾谷之相所能為也非行父之所能為也

西門豹治鄴會人數言其過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

臣請北擊之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淮南子人間訓

日格子曰當其時使無擊燕之舉豹將何以全信

於民乎古之信於民者以心心之所存民不可欺

也一再鼓而民至則顯告以君言之故使旅見於

君而遣之民寧以為欺邪乃若驪山之召則異於

是縱淫以敗信故不能以信終豹之區區於全信

無乃懲於是乎不然則豹欲假君之重而立功耳

求寧令李公孝喪母外繼其後父後妻亡河間劉炫

以為無撫育因議不改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

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其在

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今云為人後者其父母

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

心喪其繼母嫁不改官此專據嫁者主文耳將知繼

母在父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恩同之行路乎服既

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今言令許不解甚謬隋書劉翊傳

日格子曰繼母以父重嫁母以父輕出母以父絕

以義制恩而服之隆殺從之禮也

長沙人王斌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斌

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斌死後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

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隋書

劉子
翊傳

日格子曰必有妻在吳則魏娶者為妾吳母死而魏母之子居重解官庶子為嫡母服也子翊以此證子外繼後繼母之喪無乃非義類乎

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為之子尊父命也父沒則母命之父母沒矣伯叔雖絕嗣將不得

之乎請於君君命之猶父命之也民之微曷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封積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漢書解主信傳

日格子曰二侯何功而封二侯之封文帝為華夷之計至矣二侯者固中國之世族也父叛子歸祖叛孫歸吾忍棄之乎華華夷夷天下之大分也君子知華之不可外則知夷之不可內矣此義行豈有居羌於關中之亂哉

黃巾賊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
緝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
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
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
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
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
上書言豆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
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

戶漢書楊賜傳

曰格子曰楊賜之去妖賊以智不以力其在周易

渙之訟羣既渙矣渠魁將焉往哉且治亂賊先黨
與春秋法也蓋楊氏經術之傳久矣彼所謂不戰
而屈人兵者豈足以知此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
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
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
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
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
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五代史晉本紀論
曰格子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無子也有子而復

子之者固不得為後也出帝於高祖以為子也可以為為後也不可乃若皇伯之封號禮固有在矣

亂世竊攘何足與議此哉

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史記韓世家

日格子曰厥知武久矣曷不特言景公而必待病且卜邪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吾嘗謂嬰也柞也蟄九地厥也雷九天蟄非雷不起雷非

不鳴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

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郚曰我將立若為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崩賸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史記衛世家

日格子曰郚有命於靈公何為不立也君薨於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雖有命猶無命也郚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郚亦從之矣是故郚之辭禮也然則無媿季札矣而不見稱於

君子何哉。扎之賢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
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立郢也。其何稱如之。
吳楚七國反吳。吳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
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史記漢宗室傳
日格子曰。相者相也。相也者。詔之以言者也。不可
詔則扶持之。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皆相之道
也。然言詔之則從。違在人。扶之持之則進退在我。
相而請將。扶持之善者也。是故淮南以完。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
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
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
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
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史記周本紀

日格子曰。密母之言。然乎。然矣。而猶有未然者。知
王御不參一族。而欲以三犇歸之。是愛子而貽禍
於王也。然則如之。何告于王。而還其族。治犇。故而
各置之。所王與已。皆無利焉。此事君之道也。賢母
教子。舍此而尚有他道哉。

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
 辟陽侯弗敢發及文帝初卽位三年入朝乃往請辟
 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乃馳走
 闕下肉袒謝曰臣謹為天下誅賊臣報母之仇謹伏
 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史記漢宗室傳
 日格子曰君在上而擅殺一侯是可為也孰不可
 為也要君無上文帝不議於群臣不告於高廟不
 請於太后而亟赦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厲王
 之不終誰之過歟且寬於厲王而獨嚴薄昭蓋帝
 之懲於呂后者深矣

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漢書誰舉孝廉光祿主事

伯父喪去官戴封

日格子曰替之喪有官守者不遂服久矣而玄也
 封也以弟伯父喪去豈時之制固疏歟抑賢者之
 過歟無亦將辟世與人故託焉而不顧也史書而
 不詳蓋二子之意微矣

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曰
 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
 從彼乎四叔憂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
 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幽終喪後周書柳慶傳

日格子曰此猶以情言也夫禮則不然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以不能追服而降服於所生不亦二乎蓋降服而心喪焉可也

學史卷之十一

學史卷之十二

丑九章

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謁帝問乾威曰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不識參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帝甚嘉之

隋書張乾威傳

日格子曰乾威之謂數馬足也其指則慶其稱則建其率略如此不識參人無足恠者參人謁者之所司也君問其首而不能夙記以對笏安在乎馬不虞問而問慶數而對焉得易藉茅之義夫人安

得比而同之君子謂乾威佞而不誠

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入見帝謂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

官

後魏書
郭祚傳

日格子曰文帝以誤授李彪官語郭祚其然否邪帝知而不決祚聞而不諫彪聞而不辭皆非也夫而不直非決也諫而不忠非諫也辭而不誠非辭也上下相率而爲僞世道可知矣

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取蜀書趙

日格子曰娶絕同姓禮也推此意也同姓之婦其可納乎雲武人乃深於禮如此先主於是乎有媿矣

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

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彛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唐書溫造傳

日格子曰造有故不救火雖不自劾可也既劾矣則罪簡自上不待焉而輒擬贖可乎不救火罪小不待罪罪大

糧乏不忍遽斂軍中謹謗突將王振乘衆怨給曰具畚鍤待役衆燒牙門左右奔告國貞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爲衆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

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辨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乎即斬以徇唐書宗室國貞傳

日格子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子載而下乃於子儀見之子儀有國無身者也當是時使振殺國貞誠合衆心子儀固無嫌焉而何斬且徇之有凡子儀之爲非爲身也爲國也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左傳成公元年

日格子曰秦穆公論用人如秦誓所稱王者之言也迹其所用如其所謂有容者誰歟君子曰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周而不求其至徒壹何爲秦穆敗而悔齊桓勝而驕易地何如桓量不足穆識有餘敗而有悔也易勝而無驕也難也

宋公負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

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公羊僖公二十一年

日格子曰日夷志於復君故權以攝國君苟不反國其如之何君一日乎羈則已一日乎攝已一日乎攝則一日乎圖君之復君羈而死則立君之子請命天子而復仇焉君反則復其所然則何以曰國固吾之國也此固所謂權也

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賊賊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卽邕有功於國且邕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已久臣願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

邕不知有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

南唐書李邕傳

日格子曰正學先生曰玄宗之治不足觀賴有孔璋耳烏乎璋感慨士也而正學以蔽一時言則激矣然當其時聽璋言而赦邕且用之復重璋賞進賢勸忠一舉而獲二善治道有不新乎有璋而不用猶無璋也亦何賴之有

臣伏讀麟趾新制至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蓋

謂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知母而不知父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後魏書實琰傳
日格子曰殺父非母也父死子安得不死之告母而死死固吾所也然則豫制之於臨議其與幾何以豫制之法而父或遺寃是有母而無父也故必臨議焉則罪各有所歸矣母爲夫死子爲母死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余正父之欲使夫人

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邪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爲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爲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嫁母不可養於家矣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爲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不幸而無以爲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朱子不養出母議

日格子曰父死母嫁子從焉而不父之祭非子也子不從而母之養亦非子也朱子之議可謂曲盡禮之變矣雖然事固有不能直遂者父之祭苟

有奉者春秋墓焉其可也母之養苟有任者旬月
饋焉其亦可也此又禮之變也

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
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王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
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
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
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
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

仇讎誅不擇骨肉陛下行之四海元元各得其所天

下幸甚臣朝奉觴昧死載拜上萬歲壽

漢書東方朔傳

日格子曰豫贖死罪是自為犯法地也愛之能勿
距乎今也愛而不距則既許之矣至於獄繫乃始
稱法以執何見之晚也何見之晚也

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
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
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
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宗家議共矯賢
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即陽

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
 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
 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漢書韋玄成傳
 日格子曰玄成讓矣佯狂可乎仲雍文身讓有太
 伯傳有季歷責不在已焉爾也玄成知兄之爵不
 可奪獨不知父之爵不可失乎兄廢以罪弟廢以
 病此失爵之道也三讓而起斯可矣

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
 義兵行天誅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亭街蠻
 夷邸間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
 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
 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漢書陳湯傳

日格子曰陳湯矯詔殺單于以境外之義不罪焉
 可也懸首示威何居王者以道為威殺不以道威
 於何有而可傳於四夷乎掩骼埋胔先王之令也
 事非不得已而輕廢之何也乃若夾谷之舉論語
 左氏無聞焉而議者援之此固漢儒之說也

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

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
 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
 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披顧謂傍侍
 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
 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漢書王
 日格子曰尊之疑東平思王至矣故舉而億中進
 戈者前其鑕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禮也不自
 進而使心引之禮也變也蓋世之衰久矣况至貴
 若思王者哉

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

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安駁曰帝學四妃舜又二妃亦

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隋書何

日格子曰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嫡一而妾八未聞

有五后者也魯四妃簡狄稱元舜二嬪娥皇稱君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

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

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

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

下之吏良久廼賞之漢書車

日格子曰一言寤意古有之矣傳說是也上書而拜相何不可之有漢之時上書者賈山賈誼董仲舒莫非其人以是爲相而號於四夷曰上書得之不亦光乎苟不論其人而徒以上書爲陋何言之偏也

身旣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其篤及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漢書翟方進傳

日格子曰漢文之短喪爲已詔天下也非敢使天下之人皆薄其親也詔之後漢之臣居親之喪者如之何而方進如此哉從亂命者其罪小附亂命者其罪大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墮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漢書光武帝紀

日格子曰祖無世祧配不獨毀禮也呂薄之分定矣文帝出於薄其初立詔稱曰側室之子其崩也

不敢合葬長陵廟之配其敢干諸高帝百戰定天下呂后從焉卽有可出之罪亦有不可去之義生不可去而沒可黜乎黜呂進薄光武行之何汲汲如不得已也無乃爲陰郭地邪以妾配廟則誣其祖以妾配社則誣其神非禮之禮雖明詔多方不可以爲訓也

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漢書孝安帝紀

日格子曰宗廟何祠乎祠先帝也先后從之大臣命婦禮可以見后不可以見帝男女同贊春秋譏之厚別之義可以死生異乎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

醫藥事帝請曰黃門

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今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漢書馬皇后紀

日格子曰起居注史以傳信後世者也君相觀焉且不可而后可撰乎后不與外事而乃與後世事乎后稱賢於漢久矣畏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而不畏後世聞宮中與史官之事而可以爲賢乎

武帝時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

漢書

梅福傳

日格子曰崇德象賢古之道也人君稽古從事禮固宜之福以繼嗣而逢焉若有祈然者其所由誤矣孔子萬世道德之師封爵其後禮也而曰爲殷後何居殷之後周封之矣孔子殷人也封以殷者一代之典封以孔者萬世之澤

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注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

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

解漢書王霸傳

日格子曰霸之視河其澌將合時邪言合決進也不言合則何言言澌流將退矣退何之哉退何之哉澌合澌流臨河而決未晚也敵追者至反戈必死或因以爲功乎霸非知天也知人也

車駕臨辟雍召官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

鴻臚魏應代之

漢書承宮傳

日格子曰色莊為知人之累久矣北單于之求見宮慕其節也非慕其狀也狀醜而節盛何損於人而以此他人代之中國之用人果如是乎不然則偽矣非所以示夷狄也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

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

漢書王丹傳

日格子曰王丹之濟軍之猶卜式之助邊也丹固無他式之情深矣丹農而士式商而商丹也猶式也譎

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

允聰大悅

前趙書劉聰傳

日格子曰延年等諂以承旨無足論者姓同而源異婚姻可以通乎禮不娶同姓姓既同矣其源之異則又何論之有

漢末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祭其墓而旌

其後晉書前涼張軌傳

日格子曰以直報怨孔子之論至矣以直報德可乎居兩德之間雖欲不直不可得也死生亦大矣直不猶愈於死歟生不能相直而死能相和非此之為力也感乎吾之誠也苟有其誠豈能感於死而不能感於生乎雖然人至死無所為矣誠於是為至前乎死或未之能也

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之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菴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

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晉書前涼張駿傳

日格子曰文侯之論豹扁允矣其言之也然豹之道古之道也扁之取民者悉矣今為此言得無情法異致乎若曰豹功可賞扁罪可罰此則政人之論也雖然世則衰矣藏民之道廢矣有出有入無利焉其可也一之為甚而可三乎

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南齊書王智深傳

日格子曰粲之節於宋大矣傳在必立何必審武

帝哉幸而帝稱桀忠不然將廢乎否也古之直也直今之直也婉婉而不直斯為下矣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君子少之約也吾知免夫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公羊傳桓公十一年

日格子曰仲之見執也其設心自謀蓋如公羊氏所云者唯其不知權故也權然後知輕重身之重

孰與於國生之重孰與於死仲如知權如之何而勿死也仲生鄭相也宋視之重仲死鄭一匹夫耳宋視之輕矣重故將死之輕吾知其不卒死也仲亦權至此乎仲忽焉執苟焉以逃死者也焉知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推是道也如仲尼之渝蒲盟亦可也

帝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

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唐鑑卷之四年

日格子曰璟之於存勗猶孟子之於王驩也明皇

知益重環可謂明矣曷若重之於初乎旌招虞人
虞人不至推是志也環烏得與存勗言不與存勗
言而與存勗行何居有君命矣遽伯玉使人於孔
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然則非歟敬其主以及其
使禮也以言狎之於敬乎何有

學史卷之十三

閏凡二十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
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
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

韓詩外傳田過

曰格子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並立天地間未聞
有所偏重也然尊無二上而親有一本故曰以王
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又曰君子不奪人之
親亦不可奪親也此天下之達道也君子之仕也
行其義也而謂事君以為親可乎或曰對君而言

父重能不諛矣曰不有禮乎君問則曰敬同而君尊禮也父問則曰敬同而父親亦禮也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

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赦令哉

上善其對而止宋言行錄趙普

曰格子曰郊赦非古也普為宗臣與聞立政不能用義裁定以止奸心遂成一代之著令他日秦再

思者引諸葛佐蜀事上書普且昌言排之又安肯以一人而隳改哉君子謂普失于前不失于後

刑法志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

趙普對曰凡郊祀肆肯聖朝盛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

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粗

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

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

囚狗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宋史張浚傳

曰格子曰浚之待客可能也其斬囚狗衆以絕刺

途則為畧大矣

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
 吾計失矣乃夜率幽求等入苑中會兩儀殿梓宮宿
 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啓
 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難唐書玄宗本紀

日格子曰玄宗之討韋后幾且密矣其不告相王
 不特從違之慮而已左右漏言尤有不可不虞者
 故父必稟命禮也事在宗社有大於稟命者雖不
 告可也古之人有之乎曰有舜不告而娶

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
 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

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
 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
 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
 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
 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
 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
 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

唐書李藩傳

日格子曰詔殺不殺知不可殺也然則何以示之
 詔蓋欲觀其處死生之際焉者以深吾之知也抑

將使益堅其所操執柔侑之於藩詳矣

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魏書高柔傳

曰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吏遭大喪百日而給役何居人皆可以為曾閔而逆其不毀乎魏之制非古之道也弘非羸劣亦不見原矣或謂庶人終喪三年而後給役教天下以孝夫豈不可孔子曰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而况後世也哉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眾人皆迎其安敢違眾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未子記和靜事

曰格子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義也迎觀音非獵較比也可以不違眾為義乎誠拜不得已拜皆不可

求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求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

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
塚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
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
忠不忘君漢書鮑永傳

日格子曰奉使而謁人之墓可乎使有輕重有緩
急有吉凶有專泛重不敢謁急不暇謁古不當謁
專不可謁行縣到霸陵亦異於是數者矣君子之
行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禮義所得爲而不能自
遂尚可謂之善使乎

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

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
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漢書張耳傳

日格子曰五星之聚東井也其王者入關之兆乎
漢高度寬而法約固所謂王者也天之示人彰矣
而占者乃曰先入關者當之使羽先入亦將當之
乎或曰天下之分裂兵爭久矣此殆將定于一而
息戈興文之兆也不可以分野而專歸之一人也
宋之聚奎亦然

初操壯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
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

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犇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蜀漢本未關羽

曰格子曰關羽信義以行勇故見信義而不見勇勇以行信義故有去留而無生死

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唐書温彥博傳

曰格子曰朝鮮之讓彥博以為不可高麗之征也良以為不可並行不悖豈有說乎是故可以讓可以無讓讓則弱可以征可以無征征則黷弱必自強黷必自戢高祖知自強故无咎太宗不知自戢故有悔

大司農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為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為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卒

殺之燕都市中

遜志齋集

日格子曰居厚貲而不顧養不孝之罪大矣使非殺父于盜則當誅否乎此因殺而議焉者也若常刑則有國典在雖然夜不能辨形而能辨聲若聞父之聲以為不聞也者而殺之又執言以逃罪則罪不容於誅矣是在聽者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邪文中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

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

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

文中子述史篇

日格子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雒故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小物且然而况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夷乎或曰彼既王且帝矣何有於吾之稱是不知春秋外荆楚之義者也吾於王通氏元經乎何誅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輶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

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奏入宣武從之

後魏書
刑蚪傳

日格子曰弑父與君其惡一也弑君者誅其身至瀦其宮殲其類弑父者不然古人有言曰除惡務本故為國立法如此乃若逆子之子固父之孫也逆子之孫固父之曾孫也以一逆而遂俾無遺育父如有知其欲之乎且夫尊無二上國之主非家

之主之可比也此法所以異也

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日馳還權留守事日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日奏日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日立皇太子

宋史王旦傳

日格子曰寇準澶淵之策謂之知權可乎日有王旦為留守則可何善乎旦之守也日請宣準

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日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日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日上有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

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
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无驗隋書五

日格子曰魃旱神也物於莫者其魃之變歟神固
有攘之道焉物則不神戮焉而投諸水其可也莫
既失矣而今之出孕婦以水之者又泛而非其物
欲以攘災不亦難乎抑於俗尤有害者合衆鼓亂

邇女宣淫

召平東陵侯蕭何傳召平齊相齊悼惠王傳張禹字子文軹

人安昌侯張禹傳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張禹傳陳咸

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陳萬年傳陳咸汝人成哀間尚書

曾孫陳寵傳王莽右將軍燕刺王旦傳王莽篡漢國號新王莽傳

日格子曰漢有兩召平有兩張禹有兩陳咸有兩
王莽名同而實異平禹咸之異猶可言也莽之異
不可言也名何貴於同哉而昔之人有慕藺而易
焉者亦惑之甚矣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
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
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漢書劉向傳

日格子曰天人之應感不可以易言也劉向之為五行傳也何乃易易如此其究也并歆易名以應讖蓋無足恠者矣雖然天下後世言災祥者動則曰五行傳云豈皆其子哉甚矣天人之應感不可以易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媵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媵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

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左傳取公七年

日格子曰以夢長則誣以繇建則鑿惟曰孟非人也不可謂長其得之矣以是定嗣何他徵之有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韓公復讎狀

日格子曰子復父讎請誅于法正也不請而自行
之今不可許不可不議也非司寇不得殺人民無
相殺而義者殺人而義者其吏乎吏有公私故其
殺人有不義不義故不受誅原孝子之心故曰復
讎可也可者僅辭義而勿復已亂之道哉

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
候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邵元請命奉書至樞前使
見嗣君從之宋史邵元傳

日格子曰禮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書至樞前以
賀而弔猶之可也使見嗣君以弔而賀豈禮也哉

然則奈何先詐而却繼之可也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
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
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
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
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
治書侍御史柳或上表切諫上乃止隋書趙綽傳

日格子曰趙綽之諫隋帝無乃賢於張釋之乎釋
之外法於主綽內主於法內主於法者一言之得
外法於主者一言之失

趙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

謝而生之

宋史趙抃傳

日格子曰人偽造者何印歟偽而不物唐律謂之寫寫即用用已復寫而清獻以赦前後別造用祭矣厚矣其於法無乃近舞乎雖然定輕重者存乎律律者律也造重而用輕毫釐失當未見其能律也。以是心而聽獄則何遺情之有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

子魏相篇

日格子曰不獨為君子斯為君子矣知將用樂曷不先止之必待作焉非之而出也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公羊傳僖公二十八年

日格子曰叔武以衛侯命攝盟晉文聽之人遂以為立也故以愬見殺然則晉文於叔武也不聽焉其可也聽則何以待之待之以衛侯之弟不以衛

子子位莒子。上弟不位莒子。上然則如衛侯之從楚。何從楚而不敢逃盟。其從楚也可。罪其不敢逃盟也可。赦簡在天王之法而已。無與焉。則何至於衛侯重獲罪哉。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記漢武帝本紀

日格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然而不能已者，有體魄焉。爾也。黃帝既僊，無體魄矣。衣冠而葬，何為哉？易曰：納約自牖。武帝有牖如此，羣臣不能自納焉，而乃為逢以成方士之妄，帝之暫

明而倏晦，羣臣亦與有罪焉。

周太祖入京師，漢將相大臣未推戴也。乃共奏太后，遣太師馮道召徐州節度使贊贊。漢高祖弟崇之子，嘗立為子者也。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歐陽子曰：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起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之區區為贊守

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

五代史漢家人傳

日格子曰庭美等為贛守堅矣苟送款其待詔之四邪不款而曰款其意有三一安其衆二攜其下三以為加罪之地蓋周之為諉如此五代時如梁主弒於友珪而移罪友文何所不至而况坐款於

庭美等哉

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虜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

唐書賀魯傳

日格子曰獻俘于廟禮也于陵非禮也賀魯之請有祈赦之情焉故順而從之雖然此固待夷狄之

道也不然其可哉

後母死服喪三年

史記公孫弘傳

日格子曰嘗是時服者鮮矣故於弘稱之

右學史凡十三卷我

文莊先公精思獨斷之書海內學者宗尚其說久矣原版為公門人虞山陳都憲攜榻浙藩遂燬於火勲圖重梓而力未贍也公之館甥秦齊南汶乃取舊藏初本復訂

舛訛刻度容春精舍以永厥傳君子多其尊信之誼云

嘉清甲辰秋七月朔男勲頓首百拜謹書

自序文至末計一百八十九版



書